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  
第八十四回 苟桓三讓猿臂寨 劉廣夜襲沂州城

卻說苟氏兄弟二人，當日將陳希真推在中間交椅上，撲翻虎軀拜倒在地。希真大驚道：「居中之位，豈是我坐的！」苟桓道：「恩公容稟：不但小人弟兄兩條狗命，出自洪恩救放，便是小人的祖宗，都蒙延綿，並累及老夫人窳窳不安。此恩此德，真是重生父母，再造爹娘，苟桓掘出心肺，也報你不得。只就今日，便是良辰，請恩公正位大坐，為一寨之主。苟桓兄弟二人，願在部下充兩名小卒，不論刀山劍樹，恩公驅遣，只往前去，誓不回頭。」希真道：「小弟投奔二位公子，一者求救劉舍親之令堂太夫人，二者逃脫自家性命。二位公子若要如此，是不容小弟在此了，情願告退，斷難道命。」苟桓再三要讓，希真那裡肯。劉廣道：「陳舍親怎肯僭上，苟將軍從直好。」苟桓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且權分賓主坐了，再有商議。」當時眾英雄分賓主兩邊坐下。劉廣老小並麗卿，自有范成龍家眷接入後堂去款待。希真請苟桓弟兄換了衣服，苟桓開言問道：「不知恩會因何與高太尉相惡，棄家避難，願聞其詳。」希真把上項事細細說了一遍，「此刻不意反累及劉舍親令堂、令郎，都陷在縲紲，望乞將軍救援。」苟桓道：「恩公與劉將軍放心，此事都在苟桓身上，管要救老伯母、大公子出來，殺了這班貪官污吏，與眾位報仇。」劉廣叩頭拜謝。當晚苟桓殺牛宰馬，大開筵席，與希真、劉廣等接風。席間，苟桓又復擎杯灑淚，求希真坐第一位交椅。希真道：「公子聽小弟下情：念希真是江湖散客，又且獲罪在官，怎敢僭越？公子隆情，深感肺腑，讓位之言，休要再題。聖人云：名不正則言不順。希真若受了此位，名、言何在？只求公子救了劉舍親令堂、令郎，希真雖死，九原感激不盡。」苟桓見希真必不肯受，心生一計，當夜席散，喚過苟英來吩咐道：「我看恩公文武雙全，勝我□倍，我不當居他之上。他不肯受，我有一計在此，你明日依我如此如此，不由他不從。」苟英領命。

次日，希真早起，梳洗畢，出廳相見。苟桓弟兄卻都不出來。不移時，只見苟英慌慌張張跑上來，到希真面前跪拜道：「家兄命在呼吸，求恩公速去救援。」希真大驚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苟英道：「求恩公隨小人去，一見便知。」眾人皆驚。希真疑惑，卻也有些瞧科，便一同隨了苟英，從正廳左首側門外轉出去。沒多路，便是操軍的大教場，甚是空間，兩旁都是楓樹林。只見最高一株楓樹杪上，赤膊吊著一個人，真祥麟、范成龍並□數個頭目，都立在樹下。希真近前看時，吊的那人正是苟桓。那苟桓把一手兩腳總縛了，吊掛在樹上，只一條索頭生根，散著右手執一把利刀。希真大驚道：「公子何意？」苟桓高叫道：「恩公聽稟：我受你天地洪恩，夜來都說完了。恩會不容我讓位，我便一刀割斷了繩索，排得個粉骨碎身，報你的大德。」說罷，便把刀鋒擱在繩上。慌得希真沒口的答應道：「遵命，遵命！快請下來！」苟桓道：「大丈夫休要翻悔，請立盟言。」希真忙應道：「不翻悔，不翻悔，快請下來！我死在刀劍下，決不翻悔。」劉廣、劉麟都也急得呆了。

苟桓見希真應了，真祥麟、范成龍才教人盤上樹去，解了苟桓下來。於是眾英雄擁希真上了演武廳，居中坐了，眾人一齊參拜。希真滴淚道：「眾好漢如此見愛，不料希真尚有這般魔障，容我拜辭北闕。」眾人忙設香案。希真望東京遙拜道：「微臣今日在此暫避冤仇，區區之心實不敢忘陛下也。」說罷，痛哭不已。眾人無不下淚。希真轉身拜謝了苟桓，又謝了眾人，然後到正廳上坐了第一把交椅。讓苟桓坐第二位，苟桓那裡肯，苦苦的讓劉廣坐了。苟桓再要讓時，希真、劉廣齊說道：「公子再要如此，我等情願告退。」苟桓不得已坐了第三位。范成龍坐了第四位，真祥麟坐了第五位，劉麟坐了第六位，苟英坐了第七位。後堂陳麗卿、劉慧娘兩位女英雄也排了坐位，共是九位頭領坐了。

眾頭目軍兵都來參拜畢，希真開言道：「眾位弟兄兒郎聽者：陳希真今日蒙苟大公子讓位，一切章程俱照舊例，不必改移。我與劉防禦、苟大公子同掌兵權，各無異心。甥女劉慧娘參贊軍機，劉麟甥與小女陳麗卿護衛中軍，范將軍兼管倉庫。大家務要齊心努力。今日便昭告了天地、本處山川神祇。」眾人齊聲領諾。行禮都畢，希真又道：「並非希真大權在手，作事先私後公，實緣劉防禦的母親、兒子陷在囹圄，命在呼吸，若不急救，必誤大事，今欲諸位協力同去。」廳上廳下一齊應道：「悉憑主帥驅使，誰敢規避！」希真使教劉廣將家私將出，盡分俵眾頭目嘍囉。眾軍無不感激。希真問眾人道：「我欲救劉太夫人，當用何策？」苟桓道：「本小孩兒們，經小弟時常教練，精熟可用，一憑大哥調遣。」希真道：「此事只好智取，不可力敵。我昨日已差劉防禦的得力心腹，到孔厚家探聽，若能夠他將太親母、麒麟解去都省，我等於路上搶奪，此是上策。如其不能，我想後日是中元佳節，沂州城內慈雲寺蘭盆勝會，香火最盛，四方的香客，三教九流，買賣趕趁的，雲屯霧集。我們挑選下精明強乾之人，扮演了混入城去，索性瞞了孔厚。兵到城下，裡應外合，必能成事。此計如何？」眾人齊喝采道：「此計大妙！」希真道：「只是探事人還不見回報。好不煩悶。」

卻說那探事人到了孔厚家，孔厚方知劉廣、希真等都落了草，吃了一驚，歎惜不已，只得將來人留下，去堂上探聽動靜。那高封自將劉母、劉麟拿到之後，與白勝鍛鍊成一片，一意要捉住希真、劉廣，與高俅報仇，對阮其祥道：「劉廣謀叛，在逃未獲。巨耐雲天彪與他兒女親家，一味扛幫。我要上濟南都省，面稟制置使，休教那廝搶原告。」阮其祥已得了青雲山的金銀，一意與白勝方便，便攛掇道：「太守便親解了這一干人犯去，以便質對。」高封搖手道：「不可，不可。此去都省，必從青雲山經過，那廝們中途搶劫，即有官兵防護，到那裡已是寡不敵眾。我到都省，將這案情稟明瞭，這乾人犯便於本地處斬，再拿陳希真、劉廣。我又恐那廝們扮演了來劫牢獄，劫法場，我已出了告示，各門嚴緊稽查。今年慈雲寺的蘭盆會不准舉行，不可又似那年江州城、大名府兩處，都吃那廝們著了手去。我又派心腹人在牢裡監督，防那廝越獄。你再去添選五□名精壯兵丁，管守獄門。又請都監黃魁，各城門小心防守。」高封便帶領扈從上都省去了。阮其祥暗暗叫苦道：「這不是敗了我的勾當！」密地裡遞信與狄雷去了。孔厚知道消息，也暗暗叫苦道：「劉母、劉麟的性命怎好也？」便歸家對劉廣的心腹道：「此段冤獄，非有大腳力的人救不得。我想只有都省檢討使賀太平，他看觀得雲天彪極好，我與他也有些瓜葛，制置使前最有臉面。叫你主人寬耐幾日，好歹要尋他的門路，救老夫人、大公子的性命，你便將了這封回信去。」孔厚在書信後又寫了□數行，勸劉廣、希真但得救了劉母、劉麟，千萬離了綠林等語。

來人不敢怠惰，飛風回猿臂寨。希真等得了此信，見沂州府劫牢，不能下手，眾人都大驚，劉廣只是痛哭。希真把眉峰繃了半晌，問那心腹人道：「城裡慈雲寺的蘭盆會既不舉行，城外法源寺的舉行否？」那心腹人道：「小人也看過告示上，只禁止城裡慈雲寺，卻不見有禁城外法源寺的話頭。」希真笑道：「既這般說，法源寺的蘭盆會一准舉行。我們就往那裡，此城仍好破。」劉廣道：「法源寺在城外，又與城相隔五六里的路，便到了那裡，卻怎能入得城去？」希真道：「你不曉得，我起先之計，原要大隊兵馬前去，裡應外合，一鼓而下，像那年吳用破大名府救盧俊義的故事。如今這廝既這般狡猾，我就另換一副局面。我等挑精壯人馬，仍扮演了，走的走，坐船的坐船，去赴蘭盆會，就半夜裡舉事。只是這般鐵桶的城池，沒個內線，如何破得？城裡黃魁利害，若不用上將去，如何敵得？如用上將去，姨丈與麟甥的面貌，誰不認識？范將軍亦是本地人，恐防打眼。苟氏崑玉卻又人地生疏，口音不對。只有真將軍，熟悉江湖上的勾當，又伶俐材乾，可以去得。只是他一個人孤掌難鳴，必須再著一個同去。我想來，除非叫小女麗卿如此改扮了去，那廝們雖然盤查得緊，此卻未必料得。又妙在他是東京口音。」劉廣道：「計雖好，只是怎好叫甥女如此裝束？」希真道：「不妨，叫他來，我吩咐他。」遂將麗卿喚到面前。

希真道：「我兒，你前日不是說，要整進沂州城去，刺殺高封、阮其祥？如今用你的妙計，就著你去。」麗卿大喜道：「幾時去？」希真道：「你休高興，我料你殺他不得。」麗卿道：「爹爹說那裡話，量這些男女，何足道哉！這廝兩顆驢頭，都在我鈔袋兒裡，指尖兒一撮便到手。」希真道：「你那裡曉得，此刻畫形圖形拿你，誰不識得你是陳麗卿！未進城門，先吃拿了，怎想去刺他。如今只要你喬妝改扮了去。」麗卿道：「改扮便改扮，值什麼！」希真道：「恐你不肯。」麗卿道：「有何不肯！」希真笑

道：「我要你喬妝跑解馬的武妓，你可肯？」麗卿笑道：「阿也，爹爹不是說笑話，我好端端的女孩兒，沒來由怎教我去扮粉頭，這卻怎的使得？」希真道：「我兒，天理良心，天下通行。不是為父掂斤估兩，你太婆、大哥，端的為著我們爺兒兩個，遭此大難，你不去救他，誰去救他？況且不過賺進城門，片刻工夫，又不叫你認真去做武妓，左右是個假扮。」麗卿道：「雖則假扮，孩兒一生活靶。」希真道：「再沒人說起。」只見劉廣道：「賢甥女，你救得我的娘，真是我的大恩人，也受老拙一拜。」便向麗卿下跪，流淚不止。慌得希真連忙扶住，叫聲「罪過」，又叫麗卿道：「好兒子，依了罷，也記得太婆日常待你的好處。」麗卿又想了想，笑道：「爹爹寬心，姨夫不要煩惱，我都依也。只是紮抹了形景難看，大家卻都不許笑我。」希真道：「你乾正經事，誰敢笑你。」希真便對真祥麟道：「真將軍可與小女扮做兄妹，諸事照應他，休教漏出馬腳。」真祥麟辭道：「既是小姐肯去，足以敵得黃魁，小將不必同行。」希真道：「真將軍休避嫌疑，老夫便與你二人同往。」祥麟方才應了。只見慧娘出來對希真道：「姨夫教卿姐這般扮演，雖是一時片刻賺進城去，萬一遇著個不曉事的，認真要留住跑解，那時做又做不得，不做又要露馬腳，怎好？」祥麟道：「不妨。小姐扮演了，再將一方帕兒束了頭額，伏在鞍轡上，詐作有病。有人要做買賣，我有言語支吾他。只是沒個做鴛兒的卻不像，卻著那個去好？」苟桓道：「我看就是王頭目的妻子尉遲大娘，生得黑麻面皮，身軀長大，兩臂有千斤之力，也識得些武藝，也是東京人氏，現在寡居。此人可以去得。」真祥麟道：「不差。」便將尉遲大娘喚來，參見了希真、麗卿。麗卿歡喜道：「我正少個伴當，你果然去得，快去扮了鴛兒。成功之後，必重用你。」尉遲大娘叩頭謝了。

商議已定，希真便請苟桓權理事務，與范成龍、劉慧娘同守山寨。傳令共點一千五百名軍漢，配搭了身材相貌，一大半扮了香客，分做水旱兩路，旱路令苟英統領，都用車馬駝轎，往太保墟進發，水路用二三百隻拖篷船，由蘆川逆流而上，便將劉廣、劉麟父子二人藏在裡面；一小半多扮了各行趕趁的，裡面的領袖都是苟桓的心腹。希真吩咐密計道：「你等不可結做一陣走，都要三五五，陸陸續續，五日黃昏，到法源寺前取齊；挨到三更，便來沂州北門外策應。」又挑選了二三百名精細嘍囉頭目，「都要沂州城內有親眷相好的，各人自便見識，預先混進去，或是客店，或是親友家存身，臨時齊來北門內接應。成功後重賞，誤事者立斬。」對劉廣道：「你與麟甥、苟英帶了孩兒們，一到北門外，不可近城，亦不可離得太遠，只先帶三五人近城門邊，就對著敵樓往半天裡放旗花。我同真將軍、麗卿在裡面，見旗花起，便斬關奪鎖，接應你們。奪了城門，方把大隊人馬擁進去。苟英不必進城，恐李飛豹來策應，就好抵敵他。姨丈同麟甥破進牢去，救得太親母、大賢甥出來，便下船先走。真將軍把住城門，切勿遠離。」叫麗卿道：「卿兒，老實對你說，教你去殺高封是假話，高封並不在城裡。因恐那兵馬都監黃魁利害，特教你去都司前截住他，休吃那廝來策應。你不認識路，有人引你。我又恐你一人支不住黃魁，臨時我來幫你。得了手，你先走，我後出來。」麗卿笑道：「與這等匹夫廝殺，不認爹爹幫。那廝既要替高封強出頭，便先結果了他。」

那日正是七月四日，眾人都去紛紛的依著密計安排了各色行頭。當夜無話。次日一清早，希真對真祥麟道：「我不可與你們一陣走，我扮個賣西瓜的行販，從別門進去，到北門內來兜你們取齊。」又吩咐麗卿道：「你那枝梨花槍恐防打眼，不可帶去，只選兩口好樸刀配在擔兒上。那青鐔劍，也好充做行頭，佩了去不妨。」劉廣道：「我這兩日不知怎的，只是心驚肉跳，神魂不安。」眾人道：「只因你記掛老伯母、大令郎之故。」真祥麟去打扮了，頭戴一頂撮尖瓜瓣帽，穿一領印花布鬥衣，係一條綠絨纏肚包，一對三藍繡花護膝，腿上都纏了鸞帶，腳蹬一雙細外打子扳頭獠鞋，仍把一領青衫兒罩了身體。那希真將五柳長髯打了辮結，蓬了頭髮，挽個揪角兒，穿一領棋子布的破小衫兒，戴一頂舊草笠兒，赤了雙腳，著一雙多耳麻鞋，又取些煙煤，把渾身皮肉都擦成黎黑之色。那辦事的嘍囉已整頓了一副籬擔，把八個大西瓜盛在裡面。麗卿早已紮扮好，又討些脂粉，塗抹了花面，伊然是個東京武妓。尉遲大娘扮了鴛兒，伏侍麗卿。

都結束停當，正待要下山，只見真祥麟一疊連聲叫起苦來，不知高低，說道：「主帥，此條計委實行不得，內中有個老大毛病。」眾人驚問：「有何毛病？」祥麟道：「主帥不知，凡是江湖上的勾當，不論跑解，走索，串社火，使槍棒賣藥，都要投托地方上有勢力的戶頭，先去參拜了，求他包庇，名喚坐靠山。坐了靠山，方准做買賣。沒有時，別的不打緊，怎當得那些破落戶潑皮們的嘍哨，忍耐又做不得，不忍耐又做不得。小將不妨事，胡亂同他們鬼混，小姐金枝玉葉，如何去得？」希真道：「阿也，此事我也不想起，卻怎好？眾位可曉得，沂州城內可有甚土豪？」劉廣想了想道：「有了，沂州城內有一個萬侯通判，名喚萬侯春，與他兄弟萬侯榮，兩個是沂州城內有名的土豪，專一結交當道官府，並那些不三不四的，欺壓良苦，無惡不作。四方走江湖的，並那些不成才的閒漢，都去投奔他。恰好正住在拱辰門內……」說不了，范成龍道：「敢是那廝綽號司馬師、司馬昭的？」劉廣道：「正是。萬侯春眼泡下生個黑瘤，人都叫他『司馬師』。」希真道：「拱辰門是那一門？」劉廣道：「便是沂州城的北門，喚做拱辰門。」希真道：「如此說，便去參拜他。」麗卿道：「誰耐煩去參拜那畜生！哪個敢來嘍哨，先把來開刀，就動起手來。」希真連忙止住道：「我兒快不要如此，此去最要機密，切切不可任性！」麗卿笑道：「我不過這般說。」祥麟道：「姑娘不要耽憂，到那裡我自見識，不用你去參拜。」商議已定，大家一齊下山。慧娘道：「爹爹、二哥小心！天可憐見，但得祖母無事，先飛報個信來。」說罷，啼哭不止。劉廣也不知其意。苟桓、范成龍送了眾人動身，回山寨把守不表。

卻說希真等離了猿臂寨，行不到五七里之遙，只見大路上一個人背著包裹雨傘，氣急敗壞，飛奔而來。走近前，希真、劉廣認得是孔厚的心腹莊客。希真忙叫：「主管那裡去？」那莊客見了劉廣道：「恰好此處迎著劉老爺，家老爺有緊要信一封在此，老爺請看。」劉廣忙接過手，只見信面上寫著：「內緊要事件。飛送劉老爺親拆，毋得刻遲。」劉廣大驚，把不住心頭亂跳，拆開時，只見信內云：「老伯母連日胃脘病大發，高太守不准小弟醫治，又不准保釋。太守到都省去，阮其祥把持更甚。老伯母竟於四日戌時，在班館仙逝。」只讀到這裡，劉廣大叫一聲，往後便倒，口噴鮮血，不省人事。眾人忙扶住喚救，半晌劉廣換轉氣來，怒髮沖冠，跳起來抽出腰刀，向路旁一塊頑石上亂砍，大罵：「高阮二賊，我捉住你，不碎嚼你的肝肺腑，誓不為人！」只見刀光落處，火星四射，那塊頑石竟被他剝得粉碎。眾人無不駭異。劉廣插了刀，喝令嘍囉們快行。希真道：「消停著，待我再看信內還有甚言語。」只見下文道：「小弟現將屍身領出，備棺草草殮殮，停柩在東門外地藏庵內，意欲便兄長來取。大賢姪無恙。此實天災大數，見信伏望萬萬珍重。」希真看罷，喚過一個精細嘍囉，私地裡吩咐了言語，便對莊客道：「累你遠來，我等不便寫回信，就托你轉覆貴主人。多多拜上，竟於二三日後，我等自來迎取靈柩便了。這人是劉老爺的體己，著他同你去，就在地藏庵內伴靈。」又取些銀兩賞了那莊客，教他們先去了。劉廣問道：「此是何意？」希真道：「我等此去，便搶靈柩。只是地藏庵內屍棺甚多，知道那一口是，所以我叫這孩兒去，先認定了，臨時便好動手。又恐孔厚知覺，故假意說是去伴靈。」便吩咐苟英道：「你不必進城，只帶二三百孩兒們，逕去地藏庵搶了靈柩，便到船上等我們。別項事都不必管。」苟英領命。眾人齊到蘆川渡口下了船。劉廣父子便在船上，逆流而上；希真同祥麟、麗卿、苟英，都渡過那岸，奔太保墟去。

且說劉廣父子二人，率領眾頭目軍漢，假扮香客，駕船到了法源寺泊定。那法源寺的蘭盆會，果然熱鬧，有口數處的燈棚，都有磬口壇場，鐘磬悠揚，人聲喧鬧。那些遊人、香客、買賣人等，挨挨擠擠。但是山寨中人見了，都大家會意。劉廣、劉麟恐人打眼，都睡在船艙內，不上岸去，只等夜深動手。按下慢表。

卻說那太保墟，乃是城外一個三、六、九的市集，都是空的房屋廝宇。希真一千人到了那個所在分路，希真對苟英道：「你只管去法源寺前等候，與劉廣一齊舉動，不得有誤。」苟英去了。希真對麗卿道：「我先進城去，你同真將軍後來，諸事聽他的話，切勿使性。」希真便挑了西瓜擔兒先走，又恐吉凶難定，密誦真言，喚幾名黃巾力士在暗中隨護。那二三百名嘍囉，已是陸續進城去了。

話中單說真祥麟請麗卿上了馬，尉遲大娘跟隨著，祥麟把行頭擔兒挑了，一行三眾往拱辰門進發。不多時到了拱辰門外，城牆上果然掛著捉拿希真父女並劉廣的榜文，畫著他們的面貌。祥麟見天色尚早，就都去那槐陰下坐了乘涼，只等候到黃昏，混進城去。有許多閒雜人圍著來看，果然有那些子弟們就要做戲，來問價錢。真祥麟陪笑臉回覆道：「小人們尚未進城去參拜靠山，不敢

開手。待參拜了，再來伏侍列位。」眾人問道：「你們靠山是誰？」祥麟道：「是城內萬侯大官人。」眾人聽是萬侯春，誰不懼怕，都不敢再說。麗卿恐人看出破綻，便裝做有病的模樣，靠在尉遲大娘肩膊上，把粉臉兒藏了。眾人看了許久，也都散了。

看看日落西山，天色已晚，敵樓上起鼓擡點，將閉城門。祥麟等起身，到門前對門軍聲喏施禮，道：「小人等是東京下來跑解的，特到城裡慈雲寺趕趁。啟過長官，方敢進去。」那門軍道：「你們來得沒興，慈雲寺的蘭盆會今年不舉行，待進去恁的！」祥麟故意驚問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門軍道：「你不見知府相公的告示，他不准舉行，我知道為何。」又一個門軍道：「法源寺的蘭盆會鬧熱，城裡多少趕趁的都出去，你們不到那裡去，反進城去則甚？」祥麟道：「既這般說，只是小人有個孤老萬侯大官人，他正月裡便訂下我們，說中元節必要到他府上。如今沒奈何，只好去參拜他。他肯發放我們，明日一早再到法源寺去。」眾門軍見他們一行只得三眾，又說是萬侯春的門眷，果然不疑心，便說道：「你們既要進去，趁早走，就要關城了。」祥麟又唱個喏謝了，領了麗卿等進得城去。只見希真早在城根下坐著等待，籬擔裡還剩了兩個西瓜。四顧無人，希真輕輕對祥麟道：「前去四五家門面，那倒垂蓮八字牆門，門前有許多轎馬的，便是萬侯春家。我來做挑擔的火虞，你去遞手本參謁。」真祥麟便把擔兒遞與希真，希真把那籬筐并做一個擔兒挑了，又說道：「那廝家裡有喜慶事，聽說是與他娘慶壽，恐他乘興要做戲，你須要回覆得好。」祥麟應了，拿著手本，走到萬侯春門首。

那時候天已昏暗，備處都掌上燈火，城門已關了。祥麟到了門樓內，向一個大肚皮的門公聲喏畢，叉手立在一邊，道：「小人東京跑解的，兄妹二人，並火虞、鴛兒，一行四眾，初到貴地，特來參拜大官人。望爺方便，稟報一聲。」說罷，袖裡取出一錠五兩重的門包，道：「些小微物，孝敬爺買碗茶。」那門公接了銀子、手本道：「你那粉頭，為何不來？」祥麟道：「稟爺知道：小妹路上感冒風寒，現在發瘧，今日正是班期，身子燒得狠，不能來伏侍，明日一早叫他來伺候，恕罪則個。」那門公把手本一擺，遞與旁邊一個年紀輕的管家道：「你去替他稟一聲。」那小管家拿了手本，走上花廳去。

原來萬侯春弟兄與他娘上壽稱慶，萬侯春適有要緊公事，到推官衙裡去，只有萬侯榮在家裡待客。正要安席，那小管家將手本到面前稟了。萬侯榮問道：「那粉頭為何不來？」小管家道：「小人也曾問他，他說粉頭有病，明日一早來參拜。」萬侯榮喝道：「胡說！既是有病，來做甚買賣？到我這裡敢擺架子！對他說，粉頭親來便罷，不肯來時，連夜趕出城去，休想城裡存腳。」眾賓客都笑道：「是呀，既有病做甚買賣。」小管家忙應了出來，埋怨祥麟道：「你這廝真不了當，惹二官人發作，吆喝下來，說不叫了粉頭來，連夜趕出城去。你莫道城門關了，官人們要開便開。沒來由害我淘氣！」把手本擲在地下。祥麟喏喏連聲，拾了手本，陪罪道：「爺息怒，小人便去喚了來。只是參拜還可，若要他做戲伏侍，委實支持不得。」那門公道：「你快去喚了來，閒話少說。」

祥麟轉身出來，對希真說了，道：「此事怎好？」希真繃眉半晌，對麗卿道：「好兒子，沒奈何，胡亂去參拜了。」麗卿那裡肯。希真道：「我有一個計較在此，包叫你不吃虧。」便吩咐祥麟道：「你再取三兩一錠大銀，向那個門公如此托他。求得脫更好，倘或不能，我兒聽為父的話，只管去參拜，休要性起。那廝如果嘍哨無禮，你也不必動武，便走出天井，仰天叫一聲雷神何在，我放霹靂助你。休說這幾個狗頭，便連房屋都轟倒他的，著那廝們沒處討命！你放心去，倘耐得住，切勿輕試。」麗卿笑道：「爹爹休要哄我！」希真道：「你胡說，我幾時哄你過！」麗卿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就去。」便隨了祥麟前行。希真不放心，挑了擔兒，也跟上去。尉遲大娘也牽了馬隨在後面。希真暗暗捏訣念咒，向空作用，將一個巨雷祭在空中，只待麗卿呼喚，便放下去。方到得門首，只見正南上來了一叢火把，數對對纓槍，擁簇著馬上一個官人到來。祥麟等連忙靠後。那官人到門首下馬，相貌分鄙俗。希真等卻不認識是誰，只聽傳呼道：「防禦大官人到了！」裡面開中門迎了進去。等了半歇，從人散了，祥麟方引麗卿進前。祥麟又捧一錠大銀送與門公，說道：「小妹已喚到了，但是委實病重，望爺在官人前方便。」門公接了道：「你們候著，我與你去稟來。」麗卿詐作病相，尉遲大娘扶綽著他，一步步挨到門樓下那條闊凳上坐了。麗卿便靠在旁邊那張桌兒上，假意兒氣喘。眾人燈光下見麗卿的相貌，都吃一驚。麗卿斜睨著眼，看那大廳旁邊一帶花牆，側首圓洞門內便是花廳，天井裡擺著許多花卉，廳上掛紅結彩，燈燭輝煌，裡面許多笙歌雜技，吃得好不熱鬧，那伏侍走動的穿梭價來往。

門會進去多時，還不見出來。只聽得府行前靖更炮響，各處的梆聲兩點般的打起來。麗卿等得心焦，按著那股氣。又是許久，門公才出來吩咐祥麟道：「僥倖你們，二官人適有正經公事，與防禦相會講話，免你們的參見，手本已收下了。既是大姐身子不自在，且去將息了，明日早來伺候。叫個打雜的同你們去，對門王小二客店裡吩咐了，與你們安息。二官人包庇，沒人敢來問你們。」祥麟唱喏，謝了門公。麗卿早已立起身便走，只聽背後有人發話道：「不見這樣粉頭，大刺刺地人都不睬，明日和你說話！」希真生怕麗卿發作，低低道：「我兒休去睬他，正經事要緊。」麗卿忍著一肚皮氣，只不做聲。希真暗暗的念動真言，收了那神雷。回到斜對門的飯店裡，那打雜的吩咐了王小二，自去了。王小二對祥麟道：「你們造化，後面三間歌樓俱空著，盡你們去住。若是往年蘭盆會的時節，你們同行住滿，休想如此自在。」希真等便掌燈到後面歌樓上去，果然清雅。祥麟去安頓了行李擔兒，麗卿叫尉遲大娘將馬去後面喂好，希真搬上飯來，大家吃飽了。

希真去樓上將那側首的吊窗掛起，暗暗叫聲慚愧，原來那吊窗緊對拱辰門的敵樓，望旗花極便。那時已是二更，希真叫他們都去略睡，養養精神。祥麟在樓下安歇。希真在那窗口邊望外面時，只見滿天星斗，月色盈街；聽那萬侯春家，簫管歌唱，呼么喝六的喧鬧。少刻，只見城牆上數騎人馬，燈籠火把擁簇將來，乃是都監黃魁親來巡查，高叫各窩捕小心看守。漸漸行查近來，從人喝道：「兀那樓窗裡，為何不息火！」希真忙把燈吹滅了。黃魁巡查過去，更樓上已交三更。希真眼巴巴望那旗花，不見飛起，心中焦急。那條街上同那兩邊小巷人家，並客寓內，已是伏下了二三個多嘍嘍，也在那裡盼望號令。

希真進裡面房裡，剔亮殘燈，看麗卿、尉遲大娘卻都睡著，樓下真祥麟兀自做聲。轉身出來，只見一道亮光射入窗來，忙去看時，那敵樓對出數口旗花，好似金蛇閃電，往半天裡亂竄。希真大喜，忙叫醒麗卿道：「你們快起來，好動手也！」麗卿、尉遲大娘一軀軀爬起來。麗卿便佩了青鏢劍，希真拈條撲刀先走。正到胡梯邊，忽聽有人打店門。希真立住腳道：「且聽是什麼人。」只聽店小二起來開門，好似一個人提燈籠進來，叫道：「那新來的粉頭在那裡？大官人才回來，叫他去伏侍，防禦相公也要見他，快去！」只聽得祥麟道：「小妹兀自病重，還不曾出汗，支撐不得。」那人喝道：「放屁，大官人吩咐，誰敢拗他！便是病，也要去。快叫他起來，不必梳洗，就隨了我去。」希真回頭叫道：「我們只顧下去。」三人一齊搶下樓，只見祥麟還同那管家支吾。希真挺著撲刀上前大喝道：「你這廝休不生眼！我非別人，便是各處查拿不著的陳希真，今在猿臂寨做大王，扮做跑解來打這城池。不干你事，快逃命去！」那管家吃了一驚，正待問時，只見希真背後鑽出麗卿，手起劍落，一個斜切藕，屍首劈做兩半邊，罵道：「賊畜生，教你認識粉頭！」嚇得店小二局滾尿流，往櫃檯下鑽入去。希真便懷裡探出那串百子炮仗，就燈火點著，丟出街心，乒乒乓乓響起來。附近的嘍嘍先來接應，真祥麟抽出短刀殺出去，尉遲大娘去後面提口撲刀，牽了棗騮馬出來。那敵樓上的看守軍官見城外旗花亂起，正要查問，不防希真已領嘍嘍從馬道上殺上來，一刀一個，剝下城去，砍斷吊橋索子，就敵樓上放起火來。真祥麟早把城內的軍士殺散，扭斷鐵鎖，拽開城門。劉廣望見城門大開，吊橋放下，點起一個號炮，後面的人馬齊到，吶一聲喊，擁進城來。苟英早帶領嘍嘍撲到地減庵去搶靈柩。

卻說麗卿提劍跳出街心，本待要同希真殺到城上去，忽見對門萬侯春門首燈燭輝煌，轉了個念頭，大踏步竟奔萬侯春家來。搶進門樓，那大肚皮門公攔住喝道：「休要亂闖，且待通……」還未說完，劍光飛下，剝倒在一邊。那一個驚得呆了，待叫，橫抹過去，早已了賬。直奔到花廳上，萬侯弟兄正同眾賓客，杯盤狼藉，猜拳行令，吃得快活。那防到跳進一隻母大蟲來，不分好歹，一劍一個，排頭兒砍去，只見屍骸亂跌，血如泉湧。也是那些孽障惡貫滿盈，難逃大數。當時兩卿見下面交椅上落個鬍子，眼泡下一個黑窟，正待掙扎，料道是萬侯春，上前對頂門一劍，腦袋劈開，連交椅都剝倒了。只苦了那些歌童舞女，供奉的人，大半都嚇得僵倒了，那裡走得動。只見一個人往屏風邊躲，正是方才那馬上的官人。麗卿趕上去取他，那人把椅子來抵格，大叫：「我是

朝廷命官！」麗卿停劍問道：「什麼官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是東城防禦使。」麗卿猛然記起道：「你敢是阮其祥？」那人道：「便是下官。」麗卿大笑道：「正要尋你，□門齊掛榜，你卻在這裡！不必掙扎，隨了我去。」一把奪去了椅子，抓小雞也似的把阮其祥提了出來。還有幾個殺不及的，逃出去正遇著尉遲大娘，同□數個嘍囉殺進來，算子爆都放倒了。麗卿道：「這個人與我相了帶去！」尉遲大娘忙叫嘍囉解下條搭膊，把阮其祥反剪了。麗卿吩咐就花廳上放火。只見希真帶了些嘍囉趕進來道：「你不去乾要緊，旁人殺他則甚？」麗卿道：「孩兒提得阮其祥了，原來就是此人。」希真見了大喜，叫押了出去，對麗卿道：「我兒，快去乾正事。我已探得黃魁還在衙內，你去都司前截定，休放他出來。」麗卿便連忙出門上馬，尉遲大娘遞過那口樸刀。只見火光照天，本寨兵馬都擁過去。麗卿自有嘍囉引路，殺到都司前去了。希真恐李飛豹來，忙去城門邊接應。

卻說劉廣同兒子劉麟，帶了人馬奔府行前大牢來。那五□多名官兵，因阮其祥不來，大半都回家去度中元，只得頭二□人在牢門口，睡夢中驚醒，都逃走了。劉廣等打破牢門，直殺人去。裡面的節級牢子，都得了阮其祥的金帛，通知消息，見他們殺進來，只是青雲山的人馬來救白勝，便先動手，把高封派來那管牢的心腹人殺了，開了匣牀，放出白勝。白勝提著枷，從牢眼裡鑽出來，火光影裡卻一人都不認識。白勝大叫：「眾位頭領，我在這裡！」正撞著劉麟。劉麟喝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白勝道：「小弟便是白勝。」劉麟聽得白勝二字，怒從心起，手起一鎗。白勝不備防，打得腦漿迸裂，死在一邊。節級牢子們見不是頭，欲待逃走，那裡逃得，那五六□嘍囉殺進來，好一似滾湯潑老鼠，掃個罄淨。劉廣打進牢房，大叫：「我兒劉麟何在？」連叫□數聲，那曾有人答應。各處籠門都打開，囚犯數內細看，更沒有劉麟。直尋到獄底章字號，方才尋著。原來那章字號，是牢獄中最吃苦的所在，看那劉麟時，已是一絲兩氣，那裡還像個人形。劉廣見了，淚如雨傾，忙打開匣牀，解了繃扒。劉麟上前扶起來，駝在背上，一齊出了牢門。劉廣對劉麟道：「你先送你哥哥到船上去，我不把高封的老小洗滌了，怎出這口怨氣！」

正說間，只見真祥麟飛也似趕來道：「劉將軍，小弟已將阮其祥那廝一門良賤殺盡了，砍了許多頭顱在此。只不見阮其祥，有的說那廝已被卿小姐擒捉了。老伯母靈柩，苟二公子已送去船上了。我此刻到都司前接應小姐去。」劉廣大喜道：「你快去，我就來。」劉廣領著眾人，吶喊一聲，殺入府衙，雖有百□個做公的，那裡敢抵敵。一直打入宅門，奔到上房，見一個砍一個，見兩個砍一雙，將高封一門良賤五□多口，不留一個。將箱籠只揀重的扛抬了便走，放把火算結了總賬。劉廣吩咐頭目，先把輜重運了去，自去接應麗卿。

卻說黃魁睡夢中聽得喊聲大震，跳起來見滿天火光，連起來報無數賊兵進城，放火劫獄。黃魁大怒，忙叫備馬，不及披掛，提了那柄七□斤的開山大斧，帶了本衙內值宿的三五□名軍漢，奔出行來。只見火光中，一個女子帶領嘍囉躍馬橫刀殺來。黃魁大怒，掄斧衝殺過去，麗卿挺樸刀迎住。戰了□五六合，麗卿暗暗稱奇道：「這廝好武藝，想必就是黃魁。巨耐這口樸刀不著力，不如誘他來追，用拖刀計斬他。」麗卿撥馬便走，黃魁縱馬追來。只聽背後一人大叫道：「黃將軍不必動手，看小將來斬這賤人！」黃魁正回頭看時，不防那人一槍刺來，正中咽喉，死於馬下。那人便是真祥麟。眾軍漢都驚散了。麗卿見了大喜，便撇下那口樸刀，叫從人抬起黃魁那柄大斧來，接過手稱道：「好傢伙，就暫用他。」便同真祥麟殺轉來，正迎著劉廣。劉廣得知除了黃魁，甚喜，便對麗卿道：「賢甥女委實辛苦了！你先行一步，城門邊會你爹爹去，我同真將軍斷後。」麗卿便殺奔拱辰門，只見劉麟在城門邊把守。麗卿道：「我爹爹那裡去了？」劉麟道：「我送了大哥下船，轉身來接應你們，大姨夫教我守住城門。他自帶領孩兒們，去抵敵李飛豹去了。我爹爹在那裡？」麗卿道：「同真將軍斷後，就來。你且在此，我去接應爹爹來。」

麗卿便飛馬出城，只見喊殺連天，李飛豹正率領人馬與陳希真大戰。麗卿大叫道：「爹爹，我來也！」衝開士卒，掄斧直取李飛豹。李飛豹雖則英雄，怎當希真父女二人並他一個，不能招架，回馬便走。麗卿裹騾馬快，追上去，一斧劈下，飛豹措手不及，劈中坐馬後胯，飛豹掀下地來。希真追到，連聲喝住。麗卿第二斧早下，砍入胸膛，鮮血飛出，可憐一位英雄竟喪黃沙。希真埋怨道：「你這丫頭忒個手饞！他已走了，務要追上殺他！」麗卿道：「爹爹好道有些夾腦風，既同他廝並，卻又不許殺他，還同他講仁義哩！」希真道：「你那曉得，此人也是個忠勇漢子，又與二姨夫相識，對仗時只得同他性命相撲，不能讓他。他已走了，追去殺他，卻是苦？今已如此，不必說了，快去接應了他們同回。」那些官兵見壞了李團練，正是蛇無頭而不行，也都退了。

希真、麗卿回馬，只見劉廣父子、真祥麟已都出城，收齊兵馬，聚在一處，齊到太保墟。天已大明，回望城裡煙火不絕。城中雖然還有幾個軍官，見黃魁已死，又不知賊兵多少，誰敢來追趕。孔厚得知搶了劉麟並劉母的靈柩去，情知是劉廣、希真乾的事，只叫得苦。希真等收兵回山。劉廣下船，只見劉麟臥在艙裡，眾嘍囉把阮其祥捆得粽子一般，丟在劉母的棺材旁邊。劉廣把樸刀柄沒頭沒臉的亂劈，罵道：「腌臢殺才，今日也落在我手裡！」真祥麟擋住道：「一頓打殺，倒便宜了這廝，帶回山去慢慢的收拾不好。」劉麟呻吟道：「爹爹休要結果他，待孩兒割這廝。」眾頭領開船，恰好南風正大，扯起風帆，又是順水。眾好漢並那兵馬，也有坐船的，也有岸上走的，齊回山寨。還未到蘆川，只見喊聲震天，一標人馬攔住去路，眾皆大驚。正是：方才報得仇讎恨，又怕重逢甲冑來。不知來的究竟何路兵馬，且聽下回分解。